春申舊夢

文：老上海 畢克敖

老婆也準備到台北了

「我……」小張不好意思說下去了！

「隨身帶？」白月琴笑了：「是不是？」

「是的。」

「不要在今天。」

「爲什麼？」

「明後天吧！我已經決定了。明天下午也可以。因爲今天我要跳舞。」

「你想跳舞就要跳舞。」白月琴進進點頭，小張提到明天下午不去辦公，兩點半開車來，在匯豐口候她，同到「諾福克」。他道：「我不吃夜飯，星期六隨你到新都』。」

「好好好！」

他們抵樂華新邨落車。在「梅龍鎮」，小張遇到施維娟與她的丈夫，彼此都招呼了。點菜前小張問白月琴飲什麼酒，她要「琴可樂」，于是他要了一瓶二號琴，再要「可樂」，他問她吃些什麼菜，答道：「我就點一隻『怪味鷄』，由你點別的，不要太多，也不要量大，例如『樟茶鴨』。」

小張點了一冷盆，二熱菜與一湯，不吃飯取花捲。

購罷，他們到附近大都會舞廳，兩人大跳水手舞。十二點三刻，他們上汽車，白月琴對他說：

「明天兩點半會面，我七點前面去與家人到親戚家去。」

「你也很忙呢！」小張說。

「我的確忙，週末你不請我去，我也有地方。」

「什麼地方？」

「我約女朋友，女朋友的丈夫在台北，老婆也準備到台北了。」

「如果不等候解放的，可以走了。」

「我等候解放。」

十分鐘後，他們吻別。

明天早晨十點半，小張接到寶寶的電話。（一四八）

一四六：上塔去

「雖然有居英禮道個小禮物，但從目前看來，現在香港人對英國也並無好感。」余立本說。

「何止沒有好感，香港人根本就覺得自己被英國出賣了。」關樹峰說，「現在，香港人的確覺得中國不可信，英國不可靠，『六四』事件，又使他們多了憧憬的心理，有能力的紛紛自己找出路，沒能力的只好聽天由命了。」

兩個孩子返回餐廳來了。

「你們聊完了吧？」康妮說，「咱們這頓晚飯眞的吃得太久了！」

「走了，走了！」余立本說，「改天咱們再來聊。講起香港，我們的話題就多了。」

關樹峰叫侍應生結賬。

「爹哋，咱們出去看瀑布的夜景吧！」

梅雨說。

「是的，夜景一定很漂亮的。」翁雪也說。

「好，咱們上高塔去看夜景。」關樹峰點頭。「上次沒過夜，這一回一定得好好地看看夜景。」

走出酒店，玉明對康妮說：

「你們也一起去吧！」

「好。反正我們還沒上塔去。」

康妮贊同，余立本當然沒異議了。

從酒店往觀景塔途中，關樹峰和余立本仍然在談着香港。

聰說，不久前新加坡公開表示要吸納香港移民時，港人潮到新加坡專員公署大排長龍，眞的這麼哄動嗎？」余立本問。

「這是事實，一點也沒誇大。」關樹峰點頭。「那天的混亂場面，就像騷亂似的！」

一四八：正人君子

蘇絲曰：「所以啫，你話啲，七哥都唔得，你得？」

阿占曰：「蘇絲，你放心喇！」

蘇絲曰：「根本亦不到我哋，你知道愛滋冇得醫喫，我驚你搞女人，千祈唔好搬貨過倉，我不想死。」

阿占嘆息曰：「你要我講幾多次你至信？都話我不會出去搞。」

蘇絲曰：「男人都係衰，唔怪之得人哋話猪髀都得。」

阿占曰：「或者有人係，但我例外。」

蘇絲曰：「嗯，你慌你似七哥咁正人君子乎？」

阿占曰：「我不是正人君子？有錯，我好色，但我十分揀擇，差少少我亦不會要，何況猪髀型之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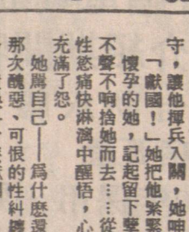
蘇絲曰：「一句說話，男人代名詞就是贓源……衰格！亂搞廿四。」

阿占曰：「好多人係啦，不是全部，好仔有好多，你有遇過而已。你以前嫖個行，所見所聞，全部是色中餓鬼，怪之得你個見咁深。」

蘇絲曰：「又講從前？從前有乜好講！」

阿占曰：「有得切，咁就挖喇！」

蘇絲曰：「我哋冇男人咁衰乎？」



三三：深夜獻身

兩個青春年少，一個乾柴，一個烈火，很快便燃燒起來……很快，她城池失守，讓他揮兵入關，她呻吟着：

「獻國！」她把他緊緊擁抱着……

慢孕的她，記起留下孽種的傢伙，已不聲不響捨她而去……從追憶的第一次性慾痛快淋漓中醒悟，心裡充滿了恨，充滿了怨。

她罵自己——爲什麼還追溯那次醜惡、可恨的性科牌與失身，還喚叫什麼獻國？

獻國已死了！你還受苦不夠嗎？

爲他，你還受苦不夠嗎？

腦海忽然閃現大哥獻民在大海救了她，在雙體救生艇上，他擁抱着她……在沙灘上他進行急救，跟她做人工呼吸……

感激、感動、感奮，下部有一朵火在燃燒……

拋掉與獻國在夜度假屋的痛苦回憶碎片，她讓腦子裡裝滿對大哥的恩情。

悄悄起來，悄悄走出房，悄悄步入自己的睡房，見大哥已熟睡在床上，她站在黑暗中觀看，更覺此人偉大可愛可親。

蘇質睡袍落地，不久，胸圍與內褲也落地。

她沒想到肚子裡有樂兒，就只看到這個救她的大哥。就想到感恩圖報！

她上床，掀開他蓋身的毛毡，輕輕替他脫睡衣褲和內衣褲……

他全身赤裸，人已醒過來。她壓在他身上，低聲喊着：「大哥！」

他說：「素菲，你既然叫我大哥，你就——」

她說：「大哥就不可以跟素菲歡好嗎？你又不是我的眞正大哥？我感激你，我愛你！你爲我犧牲太多了！」

「我是獻國的大哥呀！」

「叫你別提他，獻民，我感激你的救命之恩，我擦觸到你的一顆愛心！如我不向你回報，我一世不安樂！」她說畢吻他。

片刻他說：「回報不一定用身體。」

她說：「除掉身體，我沒有什麼更貴重的了！大哥接受吧！」

她動手拉他的手撫摸自己的乳房……

一四八：六魂七魄你中有我

上海飯店仍坐二人雅室，兩人了馬蹄型水魚，爲了滋補，又吃了南極山中的鐵板自燒鮮鹿肉，仍飲到頂高等的香港進口貯花雕，溫溫的，非常適口。文子讚嘆道：

「中國眞是食的文明第一大國！現在想到你到我那山東大酒樓吃麵，眞太簡單了！」

彭民笑道：「但各有各的風味。香港普遍吃廣東菜，吃在廣東，就本地的生活水平，現在是日益行辦爭，你一同去。今天早睡。」但雁開時，正當八時後台北歌台舞榭，一片熱鬧之時，文子說玩一兩小時再回去，便就近到中華北路的金台夜總會，聽紅星唱歌跳舞——「這也好，可以消念。」

「田先生！」有人行過桌旁，原來是同機的文物商方先生——「我在那邊坐，你們玩吧。」彼此一揚手，遙遙見姓方的那邊，三四個客和許多小姐，田壽民告知文子：「新興的生意是文物商，但台灣有錢的，向來一窩蜂，這一個禮拜股票下跌，便不玩文物了。這個人跟我同機，他以香港爲中心，買澳門、越南的地口袋走私！明不明白？」文子笑道：「我明白，有現機的走私？」——「不，有大後台的走私！」

兩個起身跳舞，照例紫黑光燈，只剩見人主廣秋：文周鳳：圖

一四八：六魂七魄你中有我

女人嬌笑，唧唧噥噥，這一對對緊抱住的黑影，都在兩身貼緊而兩心各有所思。——「哥哥桑，你覺不覺得這裡同東京一樣，青春女人是文物一樣，是珍貴的貨物？」——「妙，但她們各有難言之隱，一個酒女，紅的可以月入論萬美金；但她們苦悶，花銷大——尤其好賭！你說女人有如文物，我說只有珍貴的尤物，才有五年紅運！」

文子笑問他：「你可知道，酒井夫人高玉梅姐姐，他們在巴黎買到畢卡索的一張失踪的小揩畫，東京估價，在倫敦、紐約，拍賣可能百多萬美元眠價呢，還另有一張，也是大名家的。」兩人跳跳下，興緻已起，便付眠囘了雙溪別莊。——「今晚你合特別舒服的，因爲二度春風！」

文子不答，侍候主人寬衣，她自己快快全脫，似條玉蛇一樣，進浴間放水。壽民隨至，昂然同浴——「怎合這樣驚人？你眞壯美！」互相擦洗，浸了一合，文子但覺丹田暖和，便挾他出浴乾身——「克斯！我要！」壽民吻遍全身，蜜汁沁芳，文子亂呼，她爲他先行法國禮，然後由他一耶夫的想法正是如此。而事實上，在五十年代的老人家更爲保守落後，這種想法就更深刻，甚至是根深蒂固，這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他將王家山聯想了好一會後，終於放下烟斗，倒杯白開水大口大口地喝下，心情舒暢了許多，才上床休息。

人是很奇怪的動物，心情舒暢時，連鄰居也覺甜。巴耶夫做了個甜蜜的美夢：女兒在纖坳熱情迎接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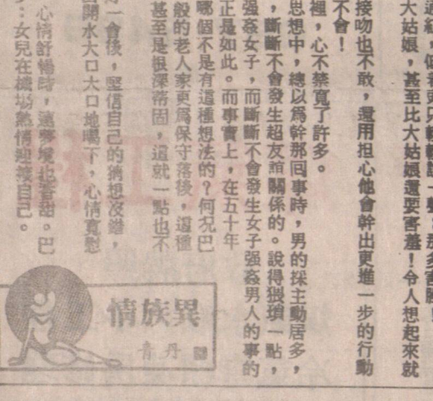
巴耶夫想到這裡，不禁失聲笑起來。

因爲他清楚地記得，有一次他問阿遂沙，敢不敢吻他的女兒？阿遂沙頓時滿臉通紅，低着頭只輕輕說一聲：那多害臊！令人想起來就會笑痛肚皮！

既然阿遂沙連接吻也不敢，還用担心他會幹出更進一步的行動嗎？不會，肯定不會！

巴耶夫想到這裡，心不禁寬了許多。

若然男的不敢時，斷斷不會發生超友誼關係的。說得狠損一點，世間只聽聞男人强姦女子，而斷斷不會發生女子强姦男人的事的。巴耶夫的想法正是如此。而事實上，在五十年代的老一輩人，哪個不是有這種想法的？何況巴耶夫的想法比一般的



一四八：心中終於有寬慰

二五：要求代為保密

徐思密聽了，爲之暗喜，說道：「如果黃校長知道了，我相信，他一定會反對他的女學生出來賣唱的。」

「那就看你聽不聽話，肯不肯跟我外出消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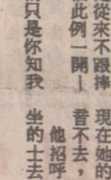
「這……」美音遲疑着，不知怎樣應付才好。「我是從來不跟男客外出消夜的，我怕此例一開！」

「你放心，這件事情只是你知我知，我絕對不會告訴第二個人。一會兒，我先走，就在天宮樓等你，你唱完歌之後就來。希望你也不要把這件事告訴別人，連麥球也不讓他知道好了，就當你平日唱完歌就走一樣。我們只是單純消夜而已，不會有其他節目的，你信我吧！」

美音只好點點頭，表示答應了，然後走去登台唱歌。

唱完三支歌，美音離開會所，走到外面，正感躊躇，不知道去不去好。這時候，徐思密却出現在她的眼前。原來他正是抱心美音不去，就等在外面。

他招呼說：「王小姐，來，我們坐的士去！」



妙人（十）

郎文昌笑而不言。他取了車，要乘電梯到一層樓，用點入屋，問任飛燕對這樣宇可歡喜。

任飛燕說很歡喜，郎文昌立即帶她到律師樓去，替任飛燕辦理過戶手續。錢由郎文昌付，業主名是任飛燕個人擁有。

手續辦妥了，兩人一起去晚飯。

任飛燕道：「你實樓給我，是不是，叫我辭職。」

「我沒有說過。」郎文昌說。

「你不是要我做你外室罷？」

「我也沒有如此說過。」

「那你爲什麼送我一層樓，價值百多萬？」

「你救回我的命，難道不值百多萬嗎？」郎文昌說，「如果你選擇更貴的珠寶，我就不再送樓予。」

郎文昌送她回香居。

及門前，郎文昌問她，香居有什麼人？任飛燕說：「可能新來的舞女，住在隔壁。」

原來那是天娜租來的舞女宿舍，有一廳三房，住的是任飛燕之外，還有一個較成熟的舞女。

兩人上去，不料兩個同居仍在，梁姻英是死黨，眠是說笑，但另一個舞女，說話單單打打。

郎文昌看在眼裡，雖然撩起，但房間細小，稍坐之後，就告辭了。

二四：郎才女貌

第四回：大鬧均州

石殿經園盧遊人的慘叫聲，金爵外的半仙等心頭一震，他們一擁而前，穿廊入殿，看見金大山追近那張慘失措的程玉剛。他懷中的園盧道人，已被利劍貫胸；他怒目圓睜，兇光畢露，那尾指上長着長指甲的手，顫顫地指向程玉剛：

「你，你，你……」

園盧道人再也說不出半句話來，就這樣顫抖着死去。程玉剛倒透一口氣，遽忙往他那血淋淋的懷裡，掏出那東廠特務的標誌——銅牌，神色慘淡，惶惶然遍向金大山，顫聲說：

「想不到，眞是個奸鬼！你們看，他還配着東廠的銅牌吶！」

金大山怒目相向，提劍指向他的咽喉，咬牙切齒說：

「奸鬼，你這狼狽爲奸的奸鬼！人面獸心！」

程玉剛倒退兩步，假裝錯愕，說道：

「誤會，你誤會了！」

金大山猛一搶手，利劍劃破了程玉剛的衣襟，嚇得下露出了同樣的一個銅牌。他大驚失色。

金大山鄙夷一笑：

「你的苦肉計，一開始就露了個兒。其實你一進山，爺爺就看出你的破綻！……你以爲我瞎了？狂了？我就是有意一聞均州府，看你玩的什麼把戲！」

上官如玉跟爺爺一旁聽着，感到無限的欣慰。

程玉剛頹然倒跌兩步，轉換一副厚顏無恥的顏容，悻悻地說道：

「是的，我假你們！要不是你們兩家拉我父親結盟，我何來滅門之禍？……」

半仙怒喝一聲：

「你道是反因爲果！」（七九）

子鬍

臣兒强仔十一歲剛出頭，生得高頭大馬不算，近月赫然發現他唇上竟長出稀疏的「鬍子」來了。

查實這只能算是汗毛，即鬍子的先聲，雖幼軟稀疏，卻不斷惹來長輩及成人的「提點」。性喜攪笑的更以誇張口腊，驚呼强仔「人細鬼大」，警告他切勿手多，過早把汗毛剃掉或拔去，而越剃越粗，最終變成「烏嘴狗」，難看死了。强仔果眞爲這些大人說的話耿耿於懷，「剃與不剃」成爲困擾這個少年的大難題。日前偶然遇見强仔，發現唇上汗毛竟已不復存在，他不等我發問，理直氣壯地說：「班上長汗毛的同學全都剃了，就剩我一個，多不好意思。阿媽冇反對我剃呀。」我聽後不禁笑將起來，告訴他這是咱們男人無可逃避的第一遭，無一人能倖免。

蘇曼

人腦

那幾天，朋友見面，不是問候本小姐，開口便是：「你的電腦有沒有中招？」

電話打來，也非敦候近安，而是：「你的電腦有沒有沾染病毒？」

電腦搶盡鏡頭。

我自己的電腦，可爲包單，因爲一向小心保護，任何傷風咳喇都不會感染，何況病毒。其實電腦是「身外物」，最怕的是人腦中毒。

侵入人腦的「病毒」，有來自風氣，有來自文化，有來自猪朋狗友。即使小小年紀，一旦中毒，便成「蠢羔」。成年人更加爲非作歹，變害人虫。

人腦如何預防「病毒」，才是頭頂大事。

香烟檔

「年晚錢，飯後烟。」舊時香港烟民的口頭禪，把飯後一枝香烟和急景殘年的錢銀相比，可見人們對香烟的重視，於是爲適應烟民消費需要，「烟仔檔」便開到五步一樓，十步一闆了。

香烟檔可以很細規模的，在橫街，在樓梯口，在公厠旁邊，在戲院外面一個角落，賣烟人坐在一張小櫈上，旁邊就是綠色一個小烟櫃，裡面陳設着幾款香烟，總面積佔地四平方呎。既然這麼小型，就變得無孔不入，到處皆見，而烟民買烟就極之方便了。

據一九六九年報章所載：

「工商業管理處最近發表了一個有趣，也可以說是驚人的統計數字，那就是現時本港領有牌照的香烟批發商、零售商和香烟小販檔，總數達到一萬三千家，除了在街頭擺賣雜物的小販外，相信本港沒有任何行業，可以比香烟販檔更多的了，就以熟食大牌檔來說，領有牌照者亦不外一千九百檔左右，而酒樓茶室，也只有二千五百家左右而已。（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六日《成報》）。

在戰後初期，港九的香烟零售商只有一千檔，一九五五年已增加至六千檔，而十年後的一九六九年竟然暴增至一萬三千檔，眞係誇張，而烟商競爭激烈，大做宣傳，又搞抽獎，又搞禽賞，更派出美麗的香烟女郎來到烟檔及酒樓茶室大搞公關，免費贈烟等。

其時繁盛區域的烟檔，每天獲利二三十元，收入豐厚，非常好搵也。

香烟女郎爲客服務

吳昊

市場不景通脹加劇

新春朋友碰面，多數會互問今年有何大計？

一位在本港大飲品公司負責美術設計的設計師朋友對我說：「公司上年的營業額下降，外國波士被炒，內部人事變動，有些老臣子被調入新界廠裡工作，而在市區的總寫字樓也將在今年稍後時間也搬入新界廠內，縮返老巢咯。」

朋友的話，多少反映出本港經濟的一面，大公司過去一年不是營業額縮減，賺錢少了，就是勉强應付，甚至虧蝕，故不能不精打細算，慳得過就慳，新一年的前景仍未許樂觀。

朋友工作的飲品公司，是長期獨佔市場的「大阿哥」，一是字號老，二是製嘢新鮮，佔本港飲品市場八成，大陸的網路也不俗，可是，在市場消費疲弱的今天，營業額的下降，令公司利潤大幅度減少，不得不縮減皮費。

「今年的加薪會好一些嗎？」我問。

朋友苦笑道：「公司今年的加薪多數是一位數，不超過百分之八，個別有百分之十二，總之，現在大家都要勒緊褲帶，希望猴年能有所轉機。現在收入少，支出大，日子難過咪。」

朋友是四口之家，妻子已退休，兒子雖已出來工作，但只能自己顧自己，女兒還在讀書，主要靠他的收入維持生活，住屋供款，一條入數，十幾廿條支數，因此，朋友常爲自己的四口之家而愁嘆。

香港這個國際金融城市，商業發達，但近年來受到通脹的影響，尤其是樓價與各項開支的增加，對廣大市民造成的壓力更大，形成社會不盾的加劇

蓋昇

在什麼問題上護航？

財政預算案出來之後，市民反應很差。因爲這是慢火煎魚，逐步擴大稅荷的預算案。通脹已經猛烈，達到雙位數，加薪所得都被通脹吞噬了。

樓價日高，爲謀一個安樂窩，供樓者把辛勞所得，都拿去供樓，港府再來一個加差餉，黃台之瓜，何堪再摘？

有些輿論幫港府的忙，說是平穩的預算案。港同盟也故意低調，說是研究清楚再表態，不欲挑起港人的不滿。一天之後，港同盟由黃震遐出來講話：「港同盟比較體會港府要預留大量儲備的需要。首先，新機場的興建在在需財，而且顧及歷史可能重演科大的超支失控，儲備的安全閾度大一點，實無可厚非。再者，香港面對九七問題，無論中國發生任何變動，抑或港人的信心出現危機，都會影響我們的經濟發展。」這副腔調，是保皇黨的腔調，到了關鍵時刻，就爲港英護航了。

捐軍費給租家打仗時，港同盟又持相同的立場。只是零敲碎打和枝節問題上，港同盟才有「反政府」的表態。

倒是啟聯的劉華森指出：「若果有需要，增一個百分點的利得稅率，是可以接受的。今年不加稅已有盈餘，我們爲何不爲自己多留空間，當有突發需要時才加薪？」

港同盟支持在巨額盈餘情況下加稅，啟聯則不贊成。至於在九七年之前快變急變，港同盟一直都支持港府。至於終審庭問題，更是不必多言了。

徐唐

港情

人緣

事也講事線，但一樣跟人有關。

近年轉行從事時裝業的一位女友，以前是新聞界中人。她的朋友要辦一份時裝雜誌，主銷大陸幾個大城市，透過她邀我寫一個專欄了一期，便碰上六四事件，於是決定停刊，我自然沒得寫下去。

她又介紹我到另一份以台灣爲銷售基地的雜誌寫稿，一共寫了六個月，雜誌管理層決定改變風格，把香港作者全部換上台灣作者，於是我也在被擯之列。

不論這位女友怎樣盡力助我，稿總是沒法寫得長。

另一位女友却恰巧相反，她只跟報館的總編輯說一聲讓我試試，一寫就兩年多，且前仍然繼續。另一份報章副刊託她找人，她又昔我說一聲，結果又是一路寫下去。

不由得不信，同是一件事，跟某人合作總是不成功，跟另外一個却順利得很，不是緣是什麼？

陸鈺

福杯

「下駟」對「中駟」

在本文刊出時，美國「超級星期二」的結果大概已經出來了。當然，以今年大選的形勢來看，共和黨方面大概不會出現什麼意外，應該是由布殊獨領風騷，但在民主黨方面卻始終擺脫不了桑格斯與克林頓之苦鬥局面，除非在這個「超級星期二」出現了一面倒的情形。

所謂「超級星期二」，就是十一個州在同一個星期二舉行初選。而在代表分量方面，這十一個州總共產生共和黨百分之十八，民主黨百分之十五的代表，可見其「重量級」的意義所在。因此，一般來說，在「超級星期二」之後，由於兩黨的提名形勢已經大致明朗，兩黨的領先者就會開始全力募款，以應付未來的大選。這便是所謂「後超級星期二」的行爲。但很明顯，今年的民主黨大概會是例外，因爲眞命天子未出，他們還要繼續互相廝殺。

在這種情形下無論以後的候選人是誰，要面對一個一早在全黨團結下起步的布殊，其勝算就更微乎其微了。

今年美國的大選，是冷戰結束後的第一次，因此也是外交政策被放置到最冷落角落的第一次。這對於在四年任期內在國際事務上取得不少成就的布殊來說可以說是非常之不幸。更何況他一直以來都被傳媒譏爲「外交內行，內政外行」。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民主黨人才凋零下，只可以推出一個「下駟」來應戰。看來布殊現在已經可以飲得杯落了。

甄秦港

亭子間絮語

乞丐

住所附近有一條地下鐵的地下通道，我經常經過，近來，常有洋丐在地下通道玩樂器。

洋丐者，金髮碧眼之丐是也。多數是一名青年洋丐，彈奏結他，面前，地上，放着打開的結他盒，盒裏擺着三四張十元港幣。

有兩次，我見到過路之人，給洋丐一張十元的港幣。香港本地的流浪人多，乞丐也不少。乞丐行乞的地點也多是地下通道。

有一個老乞丐，穿一身舊西服，手腕上還有手錶一隻。很多外省人到廣州、到深圳去當乞丐，很快就成「萬元戶」，在家鄉造新屋。香港的乞丐是否也有「萬元戶」，我却一無所知。總之，中丐也好，洋丐也好，我都是不理會，不給一文。彌敦道上，靠近佐敦道，有一個白白胖胖的青年，穿唐裝，躺在地上向過往行人伸手。他也並非殘廢，我看了十分厭煩。

在天樂里，見到一個老丐，邊伸手要錢，邊吸香烟，是「苦中作樂」乎？是把乞討當作消遣乎？吾不知也。

有兩次，給演奏樂器的盲人每人兩元，對方聽錢幣聲響，還說「多謝。」——這樣的例子，在我這老丐，是太稀少了。

花得雷

將軍集

懷舊日情

花辦集

人腦

港情

論盡天下

情族異

望雲樓隨筆